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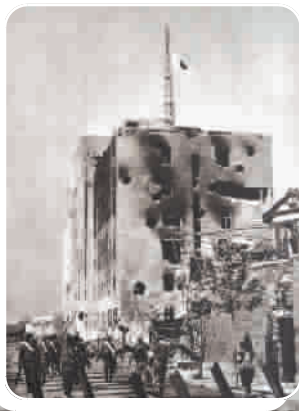
寻访上海二战遗迹

淞沪会战期间,没有一幢楼像它这样  
饱经无数炮火的摧残仍然昂首耸立——

## 炸不倒的上海铁路局大楼



■ 10月12日,日本人拍下的炮轰铁路管理局及其周边(小图为被炸得千疮百孔的铁路局大楼)



杨克林 供图



■ 战火后铁路局大楼如今的面貌

杨一舞 摄

京沪-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大楼的前身于上海“一·二八事变”期间被炸毁。管理局此后辗转租屋,但经费花销巨大,由此决定自建大楼,最终地址仍定在上海铁路北站内,落成时间为1936年10月间。

不到一年,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爆发,在当时紧张的战时气氛下,管理局曾发通告八条,虽然意识到大楼所处位置危险,但却丝毫没有退却之意。

## 战时地标

淞沪会战期间,日本飞机将重型炸弹倾泻在闸北,位于公共租界边上的上海火车站成了重

灾区。各种报道日军轰炸闸北的照片中,都可以看到铁路管理局大楼昂然矗立。这个显著的目标,是日军打击的重点,也是各国摄影记者的焦点。

“10月22日,日本人给我们打来电话,说他们准备采取军事行动,炸毁上海火车站的办公大楼。由于该建筑的结构十分坚固,普通的炮弹和小炸弹无济于事,所以他们准备启用1000公斤的炸弹。这座大楼是中国人于1932年战争之后建造的,六层楼,用四英尺厚的钢筋混凝土,是按照防炸弹要求而设计的。北站地区一直是日军进攻的目标,也

是中国军队防线的最右端和与公共租界接壤的地方。”(摘自沈弘编译的《抗战现场》一书)

日军对闸北北站铁路管理局的大规模轰炸是从10月22日开始的。

## 狂炸不倒

日本人的疯狂蹂躏,使得铁路管理局大楼千疮百孔、面目全非,但大楼却并没有倒塌。英国记者的报道写道:“炸弹的爆炸力如此的猛烈,以至于碉堡内的所有玻璃窗都被震破。当他们扔下了19颗炸弹,其中有五颗炸弹击中了目标之后办公大楼的东翼起火

燃烧,所有的室内装饰和家具被烧毁。然而对大楼的破坏并不严重。没有任何一颗击中目标的炸弹穿透三个以上的楼层。最严重的破坏是从侧面击中大楼的那些炸弹造成的,其中的一颗炸弹引起了大火。中国人后来告诉我们,他们的伤亡情况是十人战死,约二十人受伤。”(《抗战现场》)

此前,坚守闸北的中国军队88师524团的团部就在这座大楼里,他们在闸北揭开了淞沪会战的帷幕,此后一直坚守在这片血火之地顽强抵抗,这里始终是战线旋回的轴心,被日寇称“闸北可恨之敌”。后来他们奉命撤入四行仓库,

展开上海最后一场保卫战,即自10月26日开始的四行仓库之战。

## 历史回响

往事悠悠,如今再访旧地,身处天目东路80号的铁路管理局大楼已成为上海铁路局的办公楼之一。对照千疮百孔的老照片,流逝的时空和永恒的瞬间交集,使我们心灵深处还能感受到历史的脉搏。

饱受摧残依然屹立不倒的铁路管理局大楼,就像在抗日战争中不屈不挠的中国人,即便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,但依然傲立东方。

杨一舞

不屑俯首为奴 昂首为国捐躯  
——记中华职业学校学生孙福元

1931年“9.18”事变之后,日寇占领东北,又占热河,再扶持汉奸殷汝耕,宣称“冀东自治”,又将魔爪进一步伸向华北,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。但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不抵抗政策,对日寇侵略步步妥协退却,一心一意“剿共”打内战。

## 接受进步思想

1936年10月的一天,中华职业学校的同学响应大同大学学生号召,走出校门,汇入了浩浩荡荡的学生请愿队伍,步行几十里,到达江湾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前,要求市长出面答应抗日。

第二天,同学们对请愿活动议论纷纷,有人说这种活动毫无意义,但与我同是土木科的同班同学孙福元认为,这次行动显示了学生坚决抗日的意志,也起到了“唤起民众”的作用。

“8.13”淞沪抗战,全市一片战火,只有租界弹丸之地未被日寇占领,那时中职已经迁至租界内的浦东大厦复课。其间,共产党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和光荣战绩,孙福元同学思想敏锐,在班里最先接受了进步思想。1938年,他

与“上海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”取得联系,“学协”派干事俞正平(时化名为俞仁哲)来校,和同学们一起开展救亡歌咏活动,向同学推荐阅读进步书刊,同学们的认识大为提高。后来,俞正平在中职发展党员,孙福元等五位同学入了党,孙福元此后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。毕业后,我离沪到江南参加了新四军,与便孙福元再无联系。

## 不幸被捕牺牲

1949年上海解放,我回上海后急切打听孙的消息,但杳无音信。上世纪60年代,我去陆家浜路寻访母校,有幸遇上顾耀堃先生(中华职业学校英语教师),并在1948年《中华职业学校30周年纪念刊》上看到,“抗战时本校毕业生为国辛劳者不胜枚举,而为之殉难者不乏其人……孙福元,江苏南汇县人,土木科,高三

毕业,参加浦东游击队时被俘,押至南汇县城内,为暴敌以刺刀杀害,死状甚惨。”才知孙福元同志已经殉国,但具体情节仍不清楚,查阅众多资料,但无所获。

1997年4月,孙福元的外甥盛延岭将孙福元的身世以及牺牲时的情况告知于我,并提供了孙的照片、就义前的家书以及《烈属证》复印件等。

孙福元四岁时父母双亡,由大姐(盛延岭之母)抚养长大。他从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,参加了连柏生同志的“南汇县抗日保卫团第二大队”,化名徐志清,担任教员,负责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民众动员工作。同年,住在农村养病时,为叛徒告密,和其他三位伤病同志一起被捕。在牢中,任凭敌人严刑拷打,始终不屈,毫不吐露党和部队的机密。敌人无奈,于1939年底,将孙等人用铁丝穿入锁骨,连成一行,押至南汇县西门

城外刑场,将四人绑在柱上,作为日兵练习刺杀的活靶。一阵刺杀后,又一批日寇上前行刑,一息尚存的孙福元突然瞪大眼睛怒视日寇,发出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呼声,竟把一名上前的新兵吓得倒退。孙福元等四位同志就此惨死在日寇的刺刀之下,把青春和生命贡献给了救亡事业,牺牲时年19岁。战友当夜将遗体从刑场转移至三灶(今浦东野生动物园所在地)掩埋,烈士们得以长眠安息。

## 家书吐露豪情

1955年,孙的大姐赶赴北京找到时任交通部公馆总局局长的连柏生同志,他称赞“志清(孙福元)是位好干部、好同志”,并出具证明,确认孙福元为革命烈士,于1956年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署名的《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》发给孙的大姐。

孙福元同志就义前在狱中写

过一封家书,托一名狱卒送给他的大姐。家书全文如下:

姐,敬慕者前函禀报,谅已知悉。弟立志报国,自偕我军挺进敌后,生死已置度外,虽身陷囹圄,怎禁热血沸腾,不屑俯首为奴,更斥责卖国求荣,今日为国捐躯,自当昂首就义,虽惜壮志未酬,坚信胜利无疑。想吾同胞四亿,英雄前仆后继。千年光辉历史,断无亡国之理。吾军真理在握,血肉长城可依,来日山河重整,弟当含笑九泉。

姐十九年如一日,亦父亦母,呕心沥血,育弟成人。唯为抗日救亡,今生不能报答我姐养育之恩,深以为憾。所幸甥辈聪颖,后继有人,出头有望,望姐宽心保重。亦望保兄二姐相互照应,共待光复之期,俯请慈安。

弟福元万拜叩别

在今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,重读孙的这封家书,深知烈士们承担了民族的苦难,把自由和幸福留给了后人。若不奋起担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将何以对得起无数流血牺牲的先烈。

韩祥林(新四军老战士)  
实习生 朱昱明 整理